

论诸葛亮的精神生命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诸葛亮去世后各地图形立庙,表明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他一生立身行事表现出来的献身和进取精神为历代人们所景仰和称赞。

关键词:诸葛亮;道德风范;品德修养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854(2001)06—0085—04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他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一诗中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这句话可以作这样理解:死了的是肉体生命,活着的是精神生命。

当诸葛亮的肉体生命已经结束的时候,他的精神生命却刚刚开始,史书上这样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1](卷 5《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很显然,当时最高封建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诸葛亮精神生命的巨大潜力。

然而,蜀汉的百姓却不管朝廷的“礼秩”,因为诸葛亮在他们心中的形象是无法磨灭的。据史书^[2](卷 35《诸葛亮传》注引《碑北杂志》)记载:“汉中之民,当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币上诸葛公墓,其哭甚哀”。这说明,诸葛亮的精神、品德、功业仍活在蜀汉民心之中。

诸葛亮病卒 29 年之后,也就是蜀汉景耀六年(263 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侍郎向充向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章,说: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况亮(即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1](卷 5《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后主刘禅批准了这道奏章,下诏在沔阳为诸葛亮立庙。这次立庙,虽然没有尽顺民心,将诸葛亮庙立于成都,而是立在远离京师的沔阳,并禁断私祀,限至庙中祭祀,但总算看到了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看到了诸葛亮的精神生命在民间的旺盛生命力。

蜀中之人对诸葛亮的怀念爱戴之情,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有所衰减。西晋袁准著《袁子》、唐人孙樵《刻武侯碑阴》、宋程大昌《演繁露》、明朱孟震《浣水续谈》都记载了蜀中人民对诸葛亮的各种怀念形式。

怀念诸葛亮的不仅仅是人民群众,也包括历代的帝王将相、文人学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

如果仅就诸葛亮建立和治理蜀汉的政治军事功业而论,他不仅比不上夏、商、周三代的名相,就连西汉统一王朝的开国功臣萧何、张良、曹参等也难以企及。但是,他凭藉客观条件所能够给予的历史舞台,经过主观的奋力拼搏,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在诸葛亮 27 年的政治生涯中,处处事事表现着一种更伟大、更感人、更具魅力的东西,而这种东西被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总结、发扬,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这种东西就是诸葛亮为政所反映出来的品德、人格和精神。

早在西晋初期,晋武帝司马炎就与给事中樊建一起讨论诸葛亮的治蜀特点。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足感神明。”司马炎听完后,不由得对这位曾经是自己祖父的死对头的人心驰神

收稿日期:2001—07—03
作者简介:梁满仓(1951—),男,河北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

往,说:“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1](卷5《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西晋惠帝永兴元年,镇南将军刘弘来到诸葛亮躬耕隐居的地方隆中,面对诸葛亮居住过的茅屋,睹屋思人,立碑以示纪念。碑文由太傅掾李兴撰写。碑文称赞诸葛亮是“先哲”、“大器”、“通人”、“大德”,称赞诸葛亮“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碑文作者李兴认为,诸葛亮的品德在管仲、乐毅之上,甚至超过了古代的许由、周公。

西晋人张辅说:“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伍哉!”^[3](卷22《人部品藻》引《乐、葛优劣论》)对诸葛亮的“忠诚”作了高度的评价。

东晋人习凿齿作《诸葛武侯宅铭》,将诸葛亮称作“达人”、“伟匠”,说他的崇高道德,可以扭转东汉末年的“颓风”,具有“义范苍生”的作用^[4](卷24《宅》习凿齿《诸葛武侯宅铭》)。

对诸葛亮的品德、人格、精神的认识,在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

据《贞观政要》卷5载,唐太宗李世民提出,要臣下学习、效法诸葛亮。他对房玄龄、杜如晦等名相说:“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5]

唐太宗还明确指出诸葛亮为贤相,不但要求臣下学习诸葛亮,而且自己亲自总结诸葛亮的精神风范,并将这种精神风范落实在治国实践中。用人唯贤,知人善任,是唐太宗为政的一大特点,而从这个特点中,我们可以窥见诸葛亮对他的影响。他说:“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亮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5]诸葛亮曾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1](卷5《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唐太宗也说:“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5]可见“无私”、“平直”、“大信”,是唐太宗对诸葛亮精神的总结和继承,也是唐太宗用以实现“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

唐朝著名宰相裴度说:“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兼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6](《附录》卷2《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序》)。事君之节、立身之道是德,开国之才、治人之术是才。在裴度看来,像诸葛亮这样德才兼备之人是少有的。

诗仙李白有一首诗叫《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矣》,其中说道:“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全唐诗》卷168)。表示自己要像诸葛亮那样,虽然隐居山野,却胸怀济世拯民的雄心壮志。看来,诸葛亮身居隆中,心怀天下的情操对李白影响是巨大的。

诗圣杜甫也写了许多咏赞诸葛亮的诗,有一首诗叫《蜀相》,其中说:“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7](卷7)。前两句表现了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以及诸葛亮对蜀汉事业的忠心,后两句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的深切伤感。

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为诸葛亮画像以示对他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整个唐朝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后,对诸葛亮的祭祀是很隆重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祭祀诸葛亮的庙宇增多。继蜀汉景耀六年(263年)在定军山诸葛亮墓前建立诸葛忠武侯祠后,西晋末年李雄据益州后建立成都武侯祠,东晋时建立襄阳隆中武侯祠。历整个唐代,巴子国、白帝城、夔州城、叙州等地都建有武侯祠,数量超过三国两晋时的总和。第二,皇帝亲自下诏祭祀诸葛亮。唐玄宗时,以诸葛亮为贤相,下诏“置祠宇祭”^[8](宗庙十三)。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闰四月十九日敕文说:“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仍委中书门下按古今名将准文宣王置亚圣及十哲等。享祭之礼,一同文宣王。”^[9](卷23《武成王庙》)。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便正式以孙武、田穰苴、吴起、乐毅、白起、张良、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等10位名将作为十哲,配享武成王祠^[9](卷23《武成王庙》)。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又下诏封诸葛亮为武灵王,立碑于隆中(《襄阳金石略》)。这些祭祀活动,一方面表明唐王朝希望有一位像诸葛亮那样忠于皇室的人,以拯救其政治危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对诸葛亮的崇拜活动的深化。

两宋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加,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著文写诗,缅怀诸葛亮忠于国家民族的道德风范,寄托其忧国忧民之情。王安石、苏轼、陆游、朱熹等人都曾写下缅怀诸葛亮的诗文。除了诗文以外,两宋时期还采取其它形式缅怀诸葛亮。如南宋丞相王淮的从父王齐贤家,有重摹阎立本诸葛

亮画像。再如王柏(号鲁斋)将诸葛亮画像雕为石刻像,供奉斋中。

两宋以后,诵赞诸葛亮者代不乏人。

元代文学家揭傒斯在《诸葛亮谒武侯庙》诗中说:“八阵通神明,二表贯穹苍。”“大星陨渭南,万古一悲伤。”(《忠武志·诗》卷8)诗中表达了对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中横贯苍穹正气的仰慕,对诸葛亮过早逝世的悲伤与遗憾。

元代诗人萨都刺《回风波吊孔明先生》诗说:“先生虽死遗表存,大义晶晶明日月。”(《萨天锡集外诗》)。孔明虽然死了,他遗留下的《出师表》所体现的忠贞大义,与日月同辉。

明代李贤《武侯祠》诗中说:“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莫因成败论高下,三代英才信可方。”(《昭烈忠武陵庙志·艺文》)诗中高度评价了诸葛亮的业绩,称赞他是可供学习的英才典范。

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则从浪漫的想象歌颂了诸葛亮的忠魂。他在《五丈原》诗中说:“侯归上天多旧伍,羽为前驱飞后拒。鬼魂不逐降王车,长卫英孙朝烈祖。”(《忠武志·诗》卷8)诗中所说英孙,即指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刘谌。蜀亡,刘禅投降曹魏,而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1](卷3《后主传》)诗人以浪漫的笔法,想象诸葛亮死后仍招集旧部,不随刘禅车马去洛阳投降,而是长久地护卫着刘备、刘谌祖孙二人的英灵,极具感染力。

清朝康熙皇帝曾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10](第200卷)康熙褒奖诸葛亮,目的在于激励臣僚们学习诸葛亮的献身精神,把国家治理好。

顾炎武《诸葛丞相渡泸》诗说:“深思危大业,隆眷切先朝。更有亲贤表,宫廷告百僚。”(《顾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卷1)讴歌了诸葛亮尽忠为国的精神。

清代大臣张鹏翮《南阳武侯祠》诗中说:“澹远心传洙泗诀,千秋生气尚堂堂。”(《忠武祠墓志·诗赋》卷7)歌颂了诸葛亮“宁静”、“淡泊”的风范。

赵翼《石刻汉诸葛忠武侯像歌》中说:“愧无长策效驰驱,惟有清襟师淡泊”(《昭烈忠武陵庙志·艺文》卷10),也表达了他对诸葛亮的尊崇景仰之情。

诸葛大名垂宇宙。

万古云霄一羽毛。

事实证明,杜甫这两句诗对诸葛亮精神生命的估量是准确的。

诸葛亮精神生命之树长青,是因为他本身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诸葛亮一生立身行事可概括为三种精神:修身养德、虚心纳谏、以身作则、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于国家、忠于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这三种精神已经成为他精神生命的三大支柱,具有无穷无尽的活力。

诸葛亮精神生命之树长青,是因为他对每个具体历史时代的人们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都能引起当时人强烈的共鸣,都能为当时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举个明显的例子:诸葛亮的《出师表》,为历代宗臣、志士、仁人、学者所咏颂推崇,在封建制时代,有读《出师表》不流泪者非忠臣的说法。对这个说法不能机械地理解,实际上它表明诸葛亮的《出师表》与历代忠于国家民族的爱国者在情感上的水乳相融。相传岳飞于北伐时曾书写《出师表》,如果此事尚待考证的话,朱熹书写《出师表》则是真实可靠的。南宋《王鲁斋文集》卷13《跋朱子所书出师表》说:“闻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诵《出师表》,而或书之以赠友人。今见刻本想其慷慨兴起之意,犹烨然点画间。”据当时文人记载,理学家们多有此举。南宋末文天祥《怀孔明诗》云:“至今先师表,读之泪沾胸。汉臣明大义,赤心贯苍穹。”在宋元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诸葛亮爱国、忠诚、自强、济世思想和行为,对一切爱国者和人民拯救民族危机,无疑起了鼓舞斗志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贤相名将为数不少,而诸葛亮之所以在历代受到人们特殊的爱戴和景仰,就是因为他的精神品质,既符合我国主体文化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又基本上体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走向。长期以来,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君主、臣僚、知识层、老百姓和少数民族的景仰和歌颂,其奥秘皆源于此。

诸葛亮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贞、敬业、自强、公正、廉

明、勤劳、淡泊等优秀品质，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素质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诸葛亮的精神生命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活生生地影响着人们。

参考文献：

[1] 陈 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卢 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欧阳询·艺文类聚[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 徐 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吴 兢·贞观政要[M]·上海：中华书局，1978。
[6] 张澍辑·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杜 甫·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12。
[8] 马端临·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11。
[9] 王 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 高宗实·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Spirit Life of ZHUGE Liang

LIANG Man—cang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of China,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fter ZHUGE Liang had died, people of all over the shu state drew his portraits and builded temples for him, which expresses the merits and virtues of ZHUGE Liang are known far and wide. His spirit of devoting himself to country and keeping forging ahead are respected and praised by peoples through the ages.

Key words: ZHUGE Liang; Moral style; Moral cultivation